

纪希晨 著

時代的足跡



时代的足迹

纪希晨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时代的足迹

纪希晨 著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15 字数319千字

1985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书号：7132·002 定价：2.00元

序：纪希晨通讯报告选集

沙 汀

五十年代初，我在重庆工作过一个时期，随即奉调到北京作家协会总会工作。直到社会主义高潮到来，才又返回故乡，并立刻去三台尊胜乡生活。而我正是在尊胜乡认识纪希晨同志的。

我从尊胜返回成都不久，就又前去遂宁。我之赶往遂宁，因为当时遂宁正在大搞土地加工。这主要是把那些既不生产粮食，反与当地水土保持有害的小山头削平，让他们为农业生产服务，这在当时是丘陵地带合作化运动以来的创举，它已经把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因此，一得到这个消息，我就放下省文联的行政工作，赶去了。没料到我在遂宁同纪希晨同志又见了面。而且他到得比我早，已经在土地加工的第一线奔驰过一些日子。

一回生，二回熟，在这一次接触中，我才知道他不是一般记者，是新华通讯社四川分社的负责同志。而且得知他从一九四一年，在陕甘宁边区的神府县（即神木县、府谷县）青救会主持工作，参加大生产运动时，就已经开始写作通讯报道，并于一九四五年成为专业新闻记者了。随同一二〇师转战晋绥地区，甘冒枪林弹雨，坚持火线采访。他是随同二野进军重庆的，已经在四川工作了五年。而若果从他开始作新闻工

作算起，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直至于今，他已工作了近四十年。

在这漫长的时间中，他已经写过约百余万字的通讯报道。这些通讯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发展，当然也渗透着他本人的血汗。在战争年代，他所写的不少报告，可以说是浸透着烈士的鲜血和对敌人的仇恨。它们在当时起到过鼓舞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作用。据我所知，反映解放岚县东村那篇题为《血海深仇》的报告就是这样。而且作者还是充满激情，在农民土炕上写的。在和平年代，他主要是反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但在修建宝成路时，他也深入过第一线。在《从宝鸡到成都》这个总题目下，写过好几篇反映工地群众如何克服大自然设置的艰难险阻的新闻报道。

大跃进时期，因为我一般也常去农村，同时经常留心有关农村的新闻报道，当时我和纪希晨同志也比较熟识了。我记得，就在大跃进初期，他还约我去同新华社四川分社和人民日报记者站的同志座谈过一次，谈了我对如何写新闻报道的看法。那次我谈了些什么，已经不复能记忆了，但我似乎强调过这一点：写新闻报道远比写小说难度大。

我现在也还是这样看：一般文学创作，容许一定程度以现实生活作基础的虚构。而新闻报道在要求真实上则更严格。因为一般文学创作只是形象地反映历史。新闻报道这一文学形式，其本身可就是历史的纪录，不能容许虚构。因为一篇真正抓住了历史发展要害的新闻报道，往往直接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马克思不是因为通过报道德国种植葡萄的农民的苦难生活，来揭露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乃致引起尖锐强烈的斗争吗？《英国工人阶级现状》，我们不妨也把它当成

典范的长篇新闻报道。而在世界工人运动中，恩格斯这篇杰作又曾经起过多么巨大的作用！

在我们国家艰苦、漫长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历史意义，也早已有了定论。这里我倒联想起这样一件事情，他在解放战争期间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曾经讲过一次话。这篇已经成为经典著作的讲话，正是纪希晨同志作的记录。后经整理、校核，第一次发表在当时我们自己创办的《新闻战线》创刊号的。可以说，近四十年来，特别那次亲自聆听了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指示以后，作为一位革命新闻记者可以毫无愧色。

郭沫若同志是鲁迅逝世后中国文学艺术界又一位伟大旗手。我记得，四十年代他曾在《文萃》上发表过一篇赞扬新闻记者的文章，说，“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因为他们把现实抓得那么牢，反映得那么新鲜，批判得那么迅速。它已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他还充满诗人特有的激情设问地反诘道：“有哪种文艺作品能够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有哪一种大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样广泛？”

当然，郭老的文章，是着重从新闻报道的战斗性、及时性、普及性和社会效果讲的，而它们也确乎值得文艺界学习、重视。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和毛主席的示范之作，更是我们，包括新闻记者的学习榜样。对于纪希晨同志说来，显然也不例外。在他开始新闻记者的生涯时，他就把新闻工作看作党的工作一个组成部分的。力求自己算得上党的行列里一名战士、人民的喉舌和忠实代言人。

十年内乱考验了我们每一个党员和进步人士。据我所知，在“四人帮”时期，他们单位里，有一次动员他带一个组下

去搞所谓“调查”时，他宁肯靠边站而不愿用他的笔为封建法西斯专政服务。“四害”坍台后，他却付出大量劳动，为了昭雪冤案，经过周密调查，反复核对，写了《一场捍卫党的原则的伟大斗争》，揭穿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二月逆流”的真相。收在这本集子中的三四十篇文章中，写于八十年代的就有五篇。从这五篇文章，读者不难看出，在拨乱反正这一紧迫繁重的工作中，他是多么力求在思想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因为我同作者相识有年，在他的新闻报道选集出版之际，故尔抱病略书所知所感为序。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

目 录

“开荒地雷”	(1)
血海深仇	(6)
游击队的干妈	(16)
青纱帐里	(24)
张候旦	(33)
胜利的时刻	(40)
把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进军西藏纪实	(44)
建设的先锋	(61)
从嘉陵江到鸭绿江	(66)
战斗的春天	(76)
光辉的革命名城——遵义	(132)
生命	
——记苗族山区接生站站长王文芝	(142)
土地“安家”前后	(147)
珍惜大地	(156)
峨眉山的春天	(161)
盐都漫步	(164)
从宝鸡到成都	(169)
从大渡河到金沙江	(202)
飞跃	(215)

团圆·····	(223)
道路·····	(230)
开始了新生·····	(237)
播种者·····	(242)
当家做主·····	(249)
黎明的号声·····	(258)
嘉陵江的早晨·····	(262)
金沙江的信息·····	(267)
草地的彩虹·····	(278)
在一个家庭里·····	(289)
涪江岸上·····	(304)
京生记·····	(313)
亚洲乒坛之花	
——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323)
第七十二个战士	
——红军团长方和明回乡务农的故事·····	(335)
同志，我们宣誓·····	(350)
第八十二个春天·····	(356)
一场伟大的斗争	
——揭穿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二月逆流”重大	
政治事件的真相·····	(369)
贺老总和他的普通一兵·····	(389)
贺老总在前线·····	(405)
一枝花·····	(446)
亲切的接见	
——回忆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458)
后记·····	(469)

“开 荒 地 雷”

(一)

春雪在大地上留着残迹，被太阳融化了的雪水渗透在田野里，地面上还是湿漉漉的。这时，我们出名的“开荒地雷”——勤苦的劳动英雄白仓子，为了抓紧机会，多开荒地，就已经出发到阵地上了，巍峨的石谷，陡斜的石坡，岩石间的荒地，是他春耕开荒中要征服的自然敌人。

“开荒呀，开荒，
多开荒，多打粮，
多打粮，送军粮！”

一阵阵顺天游的高亢歌声，在黄河岸上的石谷间徊响。在府谷马镇一带的石坡上，土地是极端缺乏的，凡是能耕种的坡坡洼洼全都种上庄稼了。再要扩大耕地面积，就只有到十多里外的深山沟里掏石坡，开石头荒。白仓子就是以开石头荒出名的，去年，他掏了九亩石坡，很有成绩。在三月三日几千人的乡民大会上，谁不晓得，他还受了县政府的隆重奖励呢！从那时起，“开荒地雷”的名字就在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中传开来，从那时起，白仓子就享有了二区六乡全乡劳动英

雄的光荣声誉。

(二)

白仓子今年的生产比往年更加积极。早晨，天还未明，雄鸡刚啼，太阳还睡在地平线下面，白仓子就和他的姨婆起身了，烧火做饭，收拾农具，摸索到地里，还不待太阳爬上山头，就开始了紧张的劳动。他站在荒地边沿上，一镢一镢的不停息的朝前掏荒。刨除草根，搬起石头，打碎泥块，在崎岖的山峦怪石间，开拓出一块块席子大小的荒坡，疲累了，只稍微挺挺腰，松口气，就又舞动镢头，不多时，绵长的石坡，也就变成了新地。

他非常爱护他那条短把镢头，早晚都擦的雪亮。他常在别人面前夸耀说，那得劲的短把镢头，是一只不吃草不吃料的小铁牛。

掏完一滩荒就得弯下身子整地了。整地是件最细致的工作，先要铲除荆丛、杂草，用镢头掏个窝窝将草根埋起来，等它腐烂了变成天然肥料，然后再从荒地里把石头块搬走。把大的石块运到地边地沿上垒成石堤，防山洪暴发把地冲毁。或在适当的地点上，用石块砌成石坝，将碎石堆成石丘，从山腰到山顶，垛成梯形石坝，挡住了山水冲下的肥料和沃土。

“掏石坡”往往比一般的耕田要艰难十倍。根据多少人的经验，掏一垧石坡，需要种十垧山地的人工，但收获也很不错，在雨水正常时，每垧石坡荒最少能收获百斤，比种山地多收几倍，一垧石坡相等于种山地五垧。

白仓子常常因拾碎石、搬石块，把十个手指都磨起了血泡，手臂被擦破了，胳膊累肿了。然而创伤阻碍不住他的劳动热情，他吐口唾水，撕块破布将伤口裹好，又起劲的干起来了。

夏天，炎日当空，为抓紧时间，他总是“憩晌”在地里，中午不回家去。肚子饿了吃早晨捎来的窝窝，口渴了就到沟底喝河水，用河水洗去浑身的汗土，稍微休息一下，就又上山来，开始了下午的耕作。

白仓子的生产技术，耕作方法更为大家所称赞与敬佩。在他精细的耕作之下，石坡很快变成良田，下地也变成了上地，别人打三斗的地，叫他耕作能打三斗半。他的山地里都修了“拨水沟”，在山地凸起处挖起几行斜行的泄水水沟，不使雨后山水流，冲毁土地，损坏凹地的庄稼。

他用“溜地”法，把山地边崖的浮土掏下摊开，既可增加肥料，也可免得野草影响庄稼；使用“放地”法，将陡立三四丈高的坡崖掏成斜坡，在坡上种庄稼，同时他又非常重视掏地畔的工作。他说：“种地种边畔，一垧顶垧半，种地不种畔，四垧不顶三垧半。”

别人在荒地上用撒种法，他在荒地上却用点种法，因为点种法比撒种更容易着苗，不易受麻雀侵害。他还在新下种的菜地里盖高粱杆，也是他保护农作物常用的办法。

白仓子的姨婆也同他一样能干，勤劳。送粪，砍柴，收割，同丈夫一块掏石坡，都是好手。她为了摆脱孩子的牵累，常在农忙时期，把孩子用铁锁倒锁在窑洞里，给他们准备下一天吃的玩的，以后就起身上地了，一直到天黑夜深时才从田野里归来。

(三)

白仓子是从革命中走过来的。革命给他带来了窑洞、土地，带来了幸福，他能饮水思源，竭诚的拥护革命，有高度奉公的精神。他总利用每个最小的机会，反过来给革命出力“报恩”，他曾在黄河岸上挖战壕，执着矛杆子在石崖上放哨，从渡船上抬运伤兵，情况紧急时送信，拿出食粮交公粮，在任何抗战的勤务上，他都是在最前头，忠实执行给予的任务。去年，政府因见他家里贫苦，免缴公粮，但他非常过意不去，放不下心，后来，他赶在路上拉住区政府的同志衷心请求，终于给政府“欢迎”了四升米……他常说：

“没有革命，怎能有我；没有柱子，怎能盖起房子；没有共产党，哪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生活！”

白仓子常教育村里的人，不要忘记革命的好处。他也是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的模范，村子里数他的优抗工作最好，能按时给抗属地里送粪，下种，锄草，收割，就如同在自己地里一样。他说：“人家在前方流血抗战，咱们在后方帮助一点生产，这是应尽之责……”。

抗属们都非常欢迎他，每逢他给帮工，大家都笑咧开嘴说：“开荒地雷走上我的地，今年庄稼就有大福气……”。

但是，由于受三年旱灾和地瘠不收的影响，白仓子在自然环境的限制下，他的日子还是过的很“稀慌”。高粱黑豆窝窝，糠炒面黑豆糊糊，苦菜，南瓜，红豆……是经常的食品，干饭只在过节时才吃个把顿。今年在政府帮助下，他借了三百元贷款，解决了粮食、农具等困难，计划着进一步扩

大生产。除保持去年的九亩石坡不荒，还要新开石坡六亩，整修水地一亩，连熟地共四十垧，可打八石粗粮，以三口人计是吃穿不完的，另外还要栽二十棵枣树，种三分棉花，喂羊三只，一口猪，四只鸡，年底还计划买头耕牛来使唤……。他说：

“如果照打算的做去，今年的生活可就有办法了。”

今年的雨水很好，他掏石坡的计划现已超过一亩，如果计划实现了，那么，今年就是白仓子的翻身年。而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最勤劳，正如白仓子所说：“功夫做够了，自然会丰收！”

（一九四三年四月《抗战日报》）

血 海 深 仇

在晋西北，在吕梁山上，在日军占领蹂躏和“扫荡”过的黄土高原上，到处都有敌人烧杀的村庄，到处都有流过血的地方。在敌军仓惶撤退逃跑的路上，被敌人屠杀的尸体，遗弃在路旁。

我走过一个个敌人放火烧毁的村庄。冷清清的月光，照射在凄凉的废墟上。四周一片静寂。我忽然看见一处屋基旁边，慢慢爬出一个妇女，她用微弱的颤抖的声音，向我呼唤：

“同志！…那边…那…还有几个人…死在炕上…”

我每到一个村庄，都听见愤怒的控诉，在耳边震响。对敌军的无比仇恨，对革命英雄的热情颂扬，象黄河的波涛，激荡着千万人的胸膛。

听吧，在岚县，在鲜血染红的地方，多少英雄事迹，多少血海深仇，写在大地上！

一、不屈的人民

岚县城、东村、普明、寨子四个据点中，敌人都修有刑审室，每个刑审室里都堆满着刑具：有一尺、五尺、圆形、方形、三角形的粗大的“精神锻炼棒”，有专门用来烤烙人的铁板、铁丝盘、铁铲、铁火炉；有电线、锥子、竹针、皮绳、

麻绳和木杠子……这些刑审室里，无论白天夜晚都传出凄惨的尖叫与喊声。

三五八旅陈先同志被抓到东村刑审室里。敌寇先用糖果梨子等来软骗他，随即用严刑拷打审讯他：

“到底你是哪一部队？”

“我是抗日部队！”

“你的长官是谁？”

“长官是老百姓！”

“你的队伍在哪里住？”

“到处都有！”

“有多少人？”

“有四万万五千万！”

敌人打的越凶，陈先同志越是一声高过一声痛斥他们。这位钢铁似的英雄，被敌寇四次拷问，四次昏过去，但他一直是反复说着这几个字。

古城村副村长牛恒新是个三十多岁的黑脸大汉。他被敌人逮捕后，脱光衣服，手臂、脖子、浑身上下，被四个鬼子用麻绳缠住，左右平拉起来。敌人班长山本问他：

“与八路军有联络吗？”

“没有！”每次牛恒新都这样回答。于是两个鬼子抡起两根五尺长的“精神锻炼棒”，轮番打去，浑身肉皮打成一片片血棉花。敌人翻译又拿着带铁帽的棒子，在他头上猛敲，头象打破了的罐子，血水直往下淌。忽然，眼前一黑闪，他完全昏迷过去，失了知觉。一阵冷水泼后，逐渐苏醒。山本瞪着狰狞的眼睛，走到跟前问：

“暗号‘303’？你说了不死的！”

老牛咬紧牙关，从牙缝里回答说：“哼！死，死也没有！”

于是敌人宪兵把他抬在一块门板上，脸朝天，麻绳从脚缠到脖子，蜘蛛网似的缠来抽去，绳子勒进肉里。接着，两个敌人扯住他的耳朵，在他脸上罩起布，漏水管架在嘴上，一口紧一口地往下灌。不多会肚子鼓一样的涨起来。这时，敌人宪兵穿着皮鞋，一脚踩在他肚子上，又用木杠子滚、压、打，使水重从口中倒吐出来。这样往返循环，一次再次，直把六桶辣子水灌完。敌人一面灌，一面用火香头烧他皮肤，把七八个几寸长的铁针，钉在他胸膛上、脸上、大腿上，遍身尽是血孔。当他再次从昏死中醒来时，敌人又将他脚向上，头朝下，“燕子飞式”地倒吊起来。他的头胀了，眼珠瞪出来了，刺骨的冷水顺身浇下来。十一月的寒天，水在身上结成冰凌，随后，敌人又在他头下烧起了一堆火……敌人尽管使用了各种酷刑，可是，都没能使英雄的战士吐出一个字。

汉奸张拐子告发斜坡贫农张锁德“通匪”。敌人宪兵队首先叫他吃“烙饼”，把一张大铁块烧得通红，按住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又叫吃“麻花”，把他按坐在烧红了的带刺的铁丝盘上。张锁德咬紧牙关坚决不说话。宪兵骂他的嘴太紧，又用铁铲烧红去烙他的嘴，把他的牙齿烧成焦灰。接着，又把他吊在红火炉上烤。熊熊的火苗，烧着他的头发、筋肉，人油水珠似的滴落地下。当野兽们还在烧他的时候，他却早含愤死去了！

二、万人塚上

驻在岚县的日军，被贺龙司令员指挥的部队一赶走，我和县公安局长最先去看的，是敌人屠杀我八路军干部、战士